

月光城·文学

安庆晚报

责编：程建华 E-mail:158050557@qq.com
2025年6月19日 星期四

五月底，单位的保安白叔带来一包杏子。杏子很大，黄中透红，酸甜爽口。因为是今年的第一口杏子，实在是新鲜好吃。只是我很惊讶：现在杏子就熟了吗？只有南疆的小白杏才熟吧？我们家门口的杏子才刚刚长成个。

白叔很鄙视地看了我一眼：我朋友山上的，杏子就是这时候熟呀！有很多种杏子！

啊，我突然意识到，不是杏子熟得早，是时间过得太快了，因为时光飞逝，因此讶异：不是前几天才看完杏花，怎么转眼就吃到了杏子？

这时节，小满刚过，麦穗黄芒，即将收割。我们老家有一种叫麦黄杏的，就是这个时候成熟。但记忆中吃杏子的时刻少之又少，好像杏子不像什么正经的水果——那么酸。

现在想来，也许是小时候从来没有吃过好吃的杏子，甚至就没有吃过一颗完全成熟的杏子。

整个村里都没有什么果树，除了过于常见的枣树。只有村西头一个奶奶家门口，有两棵非常高大的杏树，和枫杨树、洋槐树长在一起，要么没结什么果子，要么就是还未成熟就被人用石子砸落了。那么高大的树，现在想来，春天的时候，两树繁花开在晴空下、土墙外，开在嫩芽初绽的春天，一定十分美好，但记忆里毫无线索，只有密密匝匝的叶子中，遗落着一颗两颗泛着青白色、即将成熟的杏子闪着诱人光芒的画面，以至我来到新疆后，看见密密麻麻挂满枝头的杏子时，实在惊诧不已。那几乎可以用一串串来形容。

有一年到位于特克斯的七十八团，正是杏子成熟的时节，一路上都是果园，红扑扑的杏子缀满枝头，未待看清，便从车窗外一闪而过，刚要指指点点，又一片杏树掠过车窗。团场果园里鸡蛋那么大的红杏，密密麻麻地“排列”着，枝条伸出土坯垒就的矮墙，真正是“一枝红杏出墙来”。人家院子门口，水泥地上，墙头的簸箕里，到处是一片片的杏子——去核的、整个的，是要晒成杏干。

喀拉峻深处，溪谷旁，野杏树撑起浓荫，地上落了一层杏子，有种熟透的果子恰到好处的发酵味儿，马儿、奶牛低头啃食。夏日野风吹过，杏子像大雨点倏忽

而落，你要看准它们掉落的地方，捡起来，放进嘴巴，熟透的野杏子浓郁的果香盖住了微微的涩苦。

来新疆之前，我没吃过好吃的杏子；来新疆之后，我吃了好多个品种的杏。

黎光杏（它的名字大概是这样写的吧？）是我在伊犁的大街小巷最早买到的杏子。年轻的维吾尔族小伙子推着车，芒果、香蕉卖过了，菠萝、火龙果也卖过了，就开始卖草莓、桑葚、杏子，再过一段时间，就卖苹果、油桃、蟠桃、葡萄和无花果。推车里的杏子，从小白杏到大黄杏，不一而足，但最早的就是黎光杏。它们果皮光滑，但有不少斑点，像痣一般，即使尚未熟透也很甜。

小白杏，据说最出名在轮台，我吃过的，是库尔勒的小白杏。那年在鲁院学习，和远在库尔勒的朋友聊天，说到文学馆院子里的酸涩的青梅，梅林前的一树李子，落在玉簪花下的桑葚，说到那些在初夏刚刚长出青涩果实的梨和柿子，她说小白杏正好熟了，便托人带去一箱，还随箱带了几个大饽，杏子的美味和情谊之温柔，铭记在心。

树上干杏，小而美——仅看长相，就是“你看起来好像很好吃”，果肉酸甜适中，果核轻薄好磕，果仁的口感是紧致而多汁的。我先前不会磕杏核——太硬了吧，用牙齿使劲咬，不仅把杏仁磕碎，也担心牙齿会坏掉。一次吃饭，有人带来此杏，我说这个核太难磕了，往往不吃。一位老师大叹我“买椟还珠”，最好吃的是杏仁呀！并且当即示范磕杏核妙法：把杏核立在槽牙上，轻轻一压，壳仁分离，两两完好。而不是像我以前，平放杏核，从中间最鼓的地方咬开，牙、壳、仁“三败俱伤”。说到树上干杏，此地还有一个通俗的名字曰吊死干，过于直白形象而被商品杏所弃，但有时冬天买杏干，有小作坊自制，封好的透明袋上贴一片纸赫然写着：正宗吊死干，有时那个“干”字被遮盖住了，藏在褶皱里了，猛然一看“正宗吊死”，实在有些画风突变。都说六十一团的树上干杏最为正宗，因为树源、水土和风韵。八九年前我还当记者的时候，到六十一团采访，看过两棵树龄超过一百年的老杏树，为树上干杏写过整个版的报道，并取了一个现在看来很是矫



月光城 散文

情的题目《树上干杏的前世今生》，真不知道当时写了啥。

2020年金秋，搬到可克达拉来，我看小区群里有人发广告卖树苗，就买了杏树和西梅。发广告的姑娘说，树苗是她爸妈苗圃育的，在六十四团，下过霜再种容易活。某个周末，她开车给我捎来，她妈妈看我们笨手笨脚，一把接过铁锹，帮我们把几棵树都栽种好才走。临走时指着一棵略粗的树说，这红杏在我家已经结果了。今年红杏开了一树的花，我还想着该能吃到杏子了，结果花儿落了，一颗杏子也没结。倒是我未寄以希望的一株略小的树上干杏倒结了几个青涩的果子。

杏的种类还有很多，但我大都不知道名字，买的时候只好一手拿着品尝，一手往塑料袋里装。大的光杏，黄杏，鸡蛋杏……杏杏不同，口感各异。每每吃到好吃的杏，就觉得人间俗语“宁尝鲜桃一口，不要烂杏一筐”充满着对杏的极大的偏见，说这话的人，一定没有吃过新疆的杏。

从伊宁市到可克达拉，公路两边有不少的杏树林。春天还没开始，远远看去，树林已经变了颜色，杏花的芽孢渐渐鼓起，但还紧紧地藏在深紫色的花托里。就在你几乎忘记了它们的时候，某天清晨，不经意地望向窗外，哎呀！杏花已然开出一片淡粉色的烟霞。在早春较为荒芜的时刻，在别的树木刚刚冒出新芽的春风中，那一树一树的杏花映照着湛蓝的天空，尤为珍贵可爱。

七一七大道上也有很多杏树，大都是吊树干杏。

可克达拉市区的杏树更多。大道两旁、绿化带中，小区里，公园内，无处不在。市规划馆正门对面的公园里，有一片杏树林，杏花开放时，蜂蝶嗡嗡，香气扑鼻。

花城佳苑七区还有一个名字叫杏花苑，小区里绿化树木就是以杏树为主。

但杏花的花期不长，一场大风，一阵冷雨，一次倒春寒，花儿便会凋残。如果一直都是艳阳高照，杏花的粉渐次失于苍白，在疾驰的车窗外，在瞌睡人的眼眸里，渐渐不成为风景。

与桃之夭夭相比，杏花似乎冷艳低调一些。我读过的古诗词中，桃花诗多，杏花词多。而杏花

（树）成精作怪，蒲松龄好像没有写过。《西游记》第六十四回，唐僧师徒过荆棘岭，风清月霁之霄，松树精十八公将唐僧摄至木仙庵，论道谈诗，月明如昼，不肯放行。

正留客时，杏仙捻着一枝杏花登场：“青姿妆翡翠，丹脸赛胭脂。星眼光还彩，蛾眉秀又齐。下衬一条五色梅浅红裙子，上穿一件烟里火比甲轻衣。弓鞋弯凤嘴，绫袜锦拖泥。妖娆娇似天台女，不亚当年俏妲姬。”

只可惜，因为杏仙想与唐僧婚配，便从得道的草木成为唐僧修行路上的配角——管他是千年的松竹桧柏，还是成精的枫桂杏梅，均被八戒一顿钉耙，三五长嘴，连拱带筑，悉数败坏。

读到此处，内心凛然一叹。

关于杏子，还有一点题外话。在我的老家，我们不说杏子、桃子、梨子，我们就叫它们杏、桃、梨。杏从树梢到手中，我们是摘，是够，我的新疆师友们不说摘，而是拔。且“拔”字用途之广，常常令我惊叹不已。不仅杏子可以拔，草莓可以拔，桃子、梨子、苹果、番茄、黄瓜、辣椒也可以拔，甚至洋槐花、榆钱也是用拔的，大地上扎根而生的荠菜、蒲公英、野芹菜都是可拔之物，那些摘、采、撷、剜、捋，统统可以不需要，一“拔”了之。

搞得我也有点“拔拔欲试”。

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，我的口音里带了很多的新疆味儿：比如 po 和 bo。我很多次听同事朋友讲话，几乎都把 bo 发出了 be 的音，怎么形容呢？本来是把口腔鼓起来，爆出一个音，但偏偏是要把嘴巴扁住，嘴唇一撇，把声音从嗓子眼里推出来。一开始我还十分注意，暗自要求自己千万不要学会，但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，我也有点这样的倾向了。

再比如我曾耿耿于怀的，在家里不说在家里，非要说到房子。朋友打电话问：你在哪？从前说我在家，现在张口就是：我在房子，你过来玩。

于是我想，入乡随俗这个成语，其实不是让你入乡去随“俗”，而是这“俗”不知不觉就改变了你。

然而，“试问岭南应不好？却道：此心安处是吾乡。”

夏日之杏

西洲